公羊義疏

公羊義疏六十七　句容陳立卓人著

昭二十六年盡三十二年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運注月者閔公失國居運致者明臣子當憂納公不當使居運後不復月者始錄可知疏穀梁傳曰公次于陽州其日至自齊何也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注據公但至陽州未至齊又云齊侯唁公于野井以親見齊侯爲重故可言至自齊按杜云陽州齊魯境上邑又云濟南祝丘縣東有野井亭明野井已入齊境史記注引賈逵曰鄆魯邑旣反魯地自不得不書至自齊矣○注月者至居運○舊疏云正以凡致例時故也○注致者至居運○舊疏云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之下注云不致者爲下去王適足起無王未足見無王罪之深淺故復奪臣子辭成誅文也然則昭公失所爲臣所逐而致之者正以罪輕於桓公明其臣子當憂納公故也穀梁傳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

范云至自齊者臣子喜其君父得反致宗廟之辭爾今君雖在外猶以在國之禮錄之是崇君之道亦責臣子當憂納公之義故特書居于運明未得國辭范云若但言公至自齊而不言居于鄆則嫌公得歸國欲明公實在外是也○注後不至可知○卽下秋公至自會二十七年

冬公至自齊居于運等不自從可知也

夏公圍成（注）書者惡公失國幸而得運不修文德以來之復擾其民圍成不從叛書者本與國俱叛故不得復以叛爲重不從定公又以親闞下邑爲譏者昭無臣子又卽如定公當致也（疏）差繆略云成公羊作郕今本及石經皆作成○注書者至圍成○論語季氏篇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故責公不當擾民圍成也○注可從至爲重○舊疏云成三年叔孫僑如率師圍棘傳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注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爲內諱故書圍以起之然則今此圍成是圍叛之文而知惡公書之者正以本與國俱叛理宜不復以叛爲重故也通義云從內邑不聽例書者凡黨於季氏皆叛邑也則卽舊疏所不取一說也穀梁云非國不言圍所以言圍者大公也亦何氏所不取○注不從至致也○校勘記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鄂本又作入則上

屬言昭無臣子納公也按作又是也言昭已失國無臣子又若如定公則當致故也定十二年公圍成公至自圍成往自又致者天子不親征下土諸侯不親征叛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爲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錄之是也然則注言昭無臣子者正以不以親圍下邑爲譏之故以本非其邑也若是譏其親圍下邑則當書公至自圍成今不然故知非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婁子杞伯盟于剸陵注不月者時諸侯相與約欲納公故內喜爲大信辭疏校勘記云鄟本閩監毛本同唐石經蜀大字本剸作鄟釋文鄟陵音專本又作專杜云鄟陵地闕齊氏召南考證云居祖謙春秋集解不云公羊作剸陵疑此經亦應作鄟陵也按紹熙本亦作鄟○注不月至信辭○公羊之例大信時小信月不信日此時故解之舊疏云剸陵之會無相犯復無大信止合書月而書時者正以約欲納公故爲大信辭矣左傳云會于鄟陵謀納公也

公至自會居于運注致會者責臣子明公已得意于諸侯不憂助納之而使居于運疏注致會至于運○莊六年注云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

不致公爲諸侯所誅納故書至作得意文也書居于運蓋亦閔公失國居運因以責臣子不憂納公也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疏〕包氏愼言云九月有庚申月之十一日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成周者何東周也〔注〕是時王猛自號爲西周天下因謂成周爲東周〔疏〕注是時至東周○上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傳王城者何西周也注時居王城邑自號西周王是也蓋自王猛以王城爲西周子朝因之天下因謂成周爲東周也

其言入何〔注〕據入者篡辭〔疏〕注據入者篡辭○卽莊六年衞侯朔入于衞九年齊小白入于齊之屬是也彼傳云其言入何篡辭也是也

不嫌也〔注〕上言天王者有天子已明不嫌爲篡主言入者起其難也不言京師者起正居在成周貫外之月者爲天下喜錄王者反正位〔疏〕注上言至爲篡○校勘記云鄂本者作著此誤按紹熙本亦作著上二十三年云天王居于狄泉傳此未三年其稱天王者何著有天子是也此注本上傳爲說故云不嫌爲篡○注主言至難也○隱

八年我入邴傳其言入何難也邢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傳其言入何難也是則纂國言入重難亦言入不嫌同辭也○注不言至外之○校勘記出起正居在成周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正作王當據正此本疏云起成周爲王居閩監毛本亦誤爲正居按紹熙本亦作王居桓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傳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是京師乃王居所在宜書入于京師矣舊疏云今言天王入于成周不言入京師者正欲起其正居在成周故也所以能起之者旣爲天王所人正居明矣又云言實外之者正以天子之重海內瞻望宜視九族以自衛守而辟庶幾衆靡于外繹歷數年方歸舊守是以不言京師終實外天于也蓋不言京師兼二義矣通義云稱成周不稱京師者起敬王新居東周非故京師矣按詩王風譜云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又小雅東攻序云復會諸侯於東都皆王城也是景王以前之京師也漢書地理志初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千里宗周在鎬京王城卽洛邑也書洛誥所謂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是也故詩譜又云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旣成謂之王城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旣相宅周公經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按此洛誥所云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地理志河南郡有洛陽縣周公遷殷頑民是爲成周是也此敬王以後之京師也漢之雒城河南皆在今河南府洛陽縣境何氏云實外之蓋責

敬王雖不朝奔楚後不反王城正居故下三十二年城成周亦不言京師也且書成周又見新周使若國文亦外之之義○注月者至正位○舊疏云正以此上二十二年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不書月今此月者爲天下喜錄王者反正位故也通義云敬王亦劉單所奉而居于皇言以居于狄泉不言以王猛入于王城言以天王入于成周不言以一正一不正較然可知矣又與下經以王子朝比觀之言以者不正益可知矣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注立王子朝獨舉尹氏出奔并舉召伯毛伯者明本在尹氏當先誅渠帥後治其黨猶楚嬰齊

疏舊疏云穀梁與此同左氏召伯作召氏按杜氏左傳本亦作召伯注云召伯奔非一人當言召氏繆誤也尹召奔非一人故言氏彼隱據傳文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故也按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隱三年譏世卿書尹氏卒此常彼相起當上尹氏書氏也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漢書五行志子鼂楚之出也故奔楚○注立王至其黨○卽上二十三年書尹氏立王子朝是也校勘記出當先誅渠帥云鄂本同閩監毛本帥作率按釋文作渠率云或作帥舊疏云漢之賊首皆名渠帥包氏愼言云此明首從之別也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晉郤

克納捷菑于邾貶稱人彼弗克納猶貶況以內臣而擅廢置乎唐律疏義諸共犯罪者以造意爲首隨從者減一等明尹氏造意召伯毛伯爲從也○注猶楚嬰齊○成二年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以下盟于蜀注上會不序諸侯大夫者嬰齊楚專政驕蹇臣也數道其君率諸侯侵中國故獨先舉于上乃貶之明本在嬰齊當先誅其本乃及其末是也此於上稱治尹氏此始及召伯毛伯故云猶楚嬰齊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運疏穀梁傳公在外也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注不書闔廬弑其君者爲季子諱明季子不忍父子兄弟自相殺讓國闔廬欲其享之故爲沒其罪也不舉專諸弑者起闔廬當國賤者不得貶無所明文方見爲季子諱本不出賊以明闔廬罪雖可貶猶不舉月者非失衆見弑故不略之疏注不書至罪也○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傳云闔廬曰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烏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左傳公子光曰此時也不可失也

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光伏甲於窟室而言王鱄諸置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鈹交于胷遂弑王吳世家光伏甲士於窟室而謁王僚飲公子光詳爲足疾入于窟室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手匕首刺王僚鈹交于匈遂殺王僚公子光竟代立爲王是爲吳王闔廬是闔廬弑君事也此不書吳闔廬弑其君故解之謂爲季子諱也云季子不忍父子兄弟自相殺讓國闔廬者襄二十九年傳又云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時也去之延陵是其事也春秋爲季子諱故沒闔廬弑君罪以遂賢者之志也○注不舉至明文○校勘記云文闔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文作又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又當屬下讀然舊疏云假會書見正得稱人文無所明故也則疏本作文屬上讀也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注督不氏者起焉當國則彼督爲大夫得貶去氏起焉當國此專諸賤若舉專諸弑只合稱人不見貶文無以起闔廬當國也故曰文無所明也故並沒之○注方見至不舉)校勘記出以明闔廬罪云闔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明作除當據正解云今此月者直是不出賊以除闔廬罪可證本是除字按紹熙本亦作除舊疏本雖作文屬上讀然作又爲是明不舉專諸弑有二義也一則不足起闔廬當國一則見欲盈爲季子諱也○注月者至略之○文十

八年冬莒弑其君庶其傳稱國以弑何稱國以弑者衆弑君之辭注一人弑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明失衆當坐絕又定十三年冬薛弑其君比彙上冬文亦不月故知例皆時略之以明其失衆此書月故與彼殊舊疏云直是本不出賊以除闔廬非是以稱國非失衆見弑之例故不略之解詁箋云不日者卒本不日繁露玉英云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自即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

楚殺其大夫郤宛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婁人滕人會于扈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婁快來奔疏釋文邾婁快本亦作噲唐石經諸本亦作快

邾婁快者何邾婁之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注說與鼻我同義疏注說與鼻我同義○襄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是也彼傳云邾婁鼻我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注以奔無他義知以治近升平書也所傳聞世者見治始起外諸夏

錄大略小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所聞之世內諸夏治如大麤麤近升平故小國有大夫治之漸也見於邾婁者自近始也獨舉一國者時亂實未有大夫治亂不失其實故取足張法而已則邾婁快書亦以奔無他義知以治近太平書也舊疏云見於邾婁者以其近魯故也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運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注）月者爲下出也（疏）注月者爲下出也○舊疏云正以上十八年三月曹伯須卒秋葬曹平公二十七年冬十月曹伯午卒則曹於所見之世止自卒月葬時故知此月宜其爲下事出矣

公如晉次于乾侯（注）乾侯晉地名月者閔公內爲強臣所逐外如晉不見答次于乾侯不諱者憂危不暇殺恥後不月者錄始可知（疏）注乾侯晉地○杜云乾侯在魏郡斥丘縣晉竟內邑大事表云闞駰曰地有斥鹵故曰斥丘今直隸廣平府成安縣東南有斥丘古城水經注洹水篇又北徑斥丘縣西縣南有斥丘蓋因丘以氏縣故乾侯矣春秋公如晉

次于乾侯是也一統志斥邱故城在廣平府成安縣南春秋時乾侯邑○注月者至見荅○穀梁傳公在外也左傳使請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介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杜云言公不能用子家所以見辱是如晉不見荅也○注次于至殺恥○正以上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傳不敢進也注時聞晉欲執之不敢往故諱使若河水有難而反又二十三年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傳殺恥也注因有疾以殺畏晉之恥此不見荅並書次于乾侯者閔公憂危甚臣子急宜憂納之不暇殺恥也○注後不至可知○即下二十九年春公如晉次于乾侯不復書月從可知也

夏四月丙戌鄭伯甯卒（疏）包氏慎言云正月三十日辛未冬至宜壬申然正月無中氣退閏于前年十二月則冬至在正月朔日而四月不得有丙戌故縮冬至于正月晦日四月經有丙戌月之十六日甯左氏穀梁作寧古音義通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甯卒（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有癸巳月之十五日左氏穀梁甯作寧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運注不致以晉者不見容于晉未至晉疏注不致至至晉○正以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二十六年書公至自齊公雖不至齊鄆已入齊竟得與齊侯相見故書公至自齊往年公如晉次于乾侯雖入晉竟未得與晉君相見又不見容故直書公至自乾侯故春秋與齊侯婁善錄之也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注言來者居運從國內辭書者如晉不見荅喜見唁也不月者例時也疏注言來至內辭○舊疏云正以下三十一年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不言來故也凡春秋言來者皆從內爲王義穀梁傳唁公不得入于鄆也○注書者至唁也○上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注主書者喜爲大國所唁此與彼同義○注不月者例時也○舊疏正以經不月故知例然則知下文荀躒唁公之徒雖在日月之下不蒙日月可知然則上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亦不蒙上日月可知

公如晉次于乾侯疏杜云復不見受往乾侯

夏四月庚子叔倪卒疏包氏愼言云四月有庚子月之六日左傳倪作詣周氏廣業孟子時地考云以子叔疑爲名莫知其何人惟左傳昭二十九年注叔詣卒公羊穀梁作叔倪釋文倪有五計五兮二音五兮頰與疑音相近意即其人此子叔敬子之孫嘗欲納昭公故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疾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以此推之龍斷之說或出於愛憎之口與

秋七月

冬十月運潰

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注據國曰潰邑曰叛疏注據國至曰叛○僖四年蔡潰文三年沈潰是國曰潰也襄二十六年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定十二年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之屬是邑曰叛也

郛之也注郛郭疏注郛郭○舊疏云郛之猶云國之古今異語也俞氏樾公羊平議云郛不訓國疏謂郛之猶曰國之失何氏之旨矣何氏訓郛爲郭郭大也玉篇邑部曰郭大也郭爲大故郛亦爲大初學記引風俗通義云郭亦謂之郛郛者亦大也是其義也郛之猶曰大之邑不言潰而此言潰乃張而大之之

意所以張而大之者正以君存焉爾古人之文亦或雜習用之字而代以它字文八年左傳曰珍之也杜云珍貴也此傳不曰大之而曰郛之猶彼傳不言貴之而曰珍之矣莊子秋水篇曰埒大之殿也埒卽郛之異文也

曷爲郛之〔注〕據成三年棘叛不言潰也〔疏〕注據成至潰也○卽彼經云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傳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注不聽者叛也是也

君存焉爾〔注〕昭公居之故從國言潰明罪在公也不言國之言郛之者公失國也不諱者責臣子當憂而納之殺恥不如救危也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其本乃由于國成失大得小而不能節用〔疏〕注昭公至公也○僖四年蔡潰注云重出蔡者侵爲加蔡舉潰爲惡蔡錄義各異也又十四年蔡侯肸卒注不書葬潰當絕也則潰有罪離此公所居故從國書之明昭公當絕也○注不言至國也○舊疏云正以桓七年春焚咸丘傳云咸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傳云於餘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然則彼二文皆言國之今言郛之者正以昭公居國哉得國外土地而已其國內宗廟非

公之有故傳言郛之不言國之耳通義云運非都故不曰國之而曰郛之拔何意成上於餘上皆以君存故比邑於國猶言國都也此昭公已無成無所比擬故變國言郛也○注不諱至危也○與二十八年書公如晉次于乾侯同義○注孔子至節用○論語季氏篇文孔曰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理之不均平憂不能安民耳引以證昭公不能安民也圖成則上二十六年公圍成是也彼注云惡公失國幸而得上運不繪文德以來之復擾其民圍成又穀梁傳曰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是也通義引趙汸曰公如晉次于乾侯而運潰者季氏誘運八魯使逃散則公不得復居魯地乃大夫據國叛君之事故特書之此本杜氏說不足引以說公羊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注）月者閔公運潰無尺土之居遠在乾侯故以存君書明臣子當憂納之（疏）注月者至君書○解書正月義也襄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傳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注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歲終而復始執贄存之故言在此昭公運潰失居遠在乾侯故書在以存之也通義劉敞曰公在外久矣曷爲於此乎存公公居于運有魯也在乾侯無魯也公雖無魯魯不可無公也穀梁傳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范注中國猶國中也意謂公在魯五年每年不

正月不書公在運者猶魯四封之內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運潰客寄乾侯非其本國故歲首必書君所在者魯之國中雖不存公存春秋之義自存公也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此年方書公在者閔公之意深也前此猶冀其反國至是齊晉相覩莫發憤公之體屈辱已甚無可幾望故此後詳其所在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公之去國爲旅人其情見于旅旅之上九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公之居於鄆猶鳥之處乎巢鄆潰者巢焚之象先笑後號咷者言將死於乾侯也中國諸侯莫肯納公國中臣子莫肯存公則天下無邦交而君臣之道絕矣故春秋於正月必言公在以存之此聖人之情也齊氏召南考證云前此居鄆不書在鄆鄆魯邑也居鄆猶居魯也乾侯則晉邑非魯地矣是以每歲書之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疏）包氏愼言云六月書庚辰月之二十三日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注）至此乃月者所見世始錄夷狄滅小國也不從上州來巢見義者嫌有出奔可責（疏）左氏穀梁禹作羽左氏傳作禹閩本左氏經亦作禹從傳文也水經注淸水篇又東南過徐縣北地理志曰臨淮郡春秋

吳滅徐徐子奔楚楚救徐弗及遂城夷以居之按此與巢州來鍾離皆相近故吳得吞食也○注至此至國也○正以滅例月故也僖二十六年秋楚人滅隗注不月者略夷狄滅小國也此所見世故月之○注不從至可責○校勘記出因有出奔可責云宋本閩監本同毛本同作因誤吳滅州來見上十三年吳滅巢見上二十四年舊疏云州來與巢皆當所見世而不書月以見之至此乃月者正以旣滅其國復奔其君因責章禹不能死位是以於二國皆不月也於上經旣不書月明其還同所聞之例故何氏於州來之下爲云不月者略兩夷是也通義云吳滅國至此此乃月幷爲所見之世錄治小國責章禹不死位也

按滅例月故然解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隱如會晉荀櫟于適歷注時晉侯使荀櫟責季氏不納昭公爲此會也季氏負捶謝過欲納昭公昭公創惡季氏不敢入公出奔在外無君命所以書會以殊外言來者從王魯錄諱亟取邑卒大夫者盈孫文疏杜云適歷晉地左氏荀櫟作荀躒昭五年左傳輔躒釋文

作轢櫟又昭九年左傳使荀躒佐下軍釋文躒本又作櫟十
五年左傳晉荀躒如周釋文作櫟云本或作躒是櫟躒同也
國語晉語知宣子將以瑤為後韋注知宣子晉卿荀櫟之子
中也此釋文云櫟本又作躒又作櫟○注時晉至會也○左
傳晉侯將以師納公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
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是
其事也○注季氏至敢入○舊疏云春秋說文彼注云負捶
者聽刑之禮也釋文捶作箠云本又作捶校勘記云闕監毛
本捶作捶疏同此本疏標起訖亦作負箠又釋文校勘記云
盧本捶改捶按十行本注作捶閩監毛本注作捶所載釋文
各如其本是从木者後人所改定八年馬捶舊本皆从手可
證公羊問咎云問捶何物用說文以杖擊也前漢書路溫舒
傳捶楚之下何求不得故疏以為負捶聽刑之總也按廣雅
釋詁捶擊也荀子正論捶笞脂腳注捶杖擊也淮南道應訓
捶鉤者年八十矣注捶鍛鍛擊也蓋捶本擊物之名故从手
因謂所擊之物為捶莊子天下云一尺之捶釋文引司馬注
云捶杖也莊子至樂云撤以馬捶文選注引李說音義捶排
口鈇以灼火也皆以捶為物名周逝謂以箠文選司馬遷殺
任少卿書云被箠楚受辱注箠與捶同之之符人同謂之箠
楚又云箠楚皆杖木之名漢書司馬遷傳注箠杖也是也華
嚴經音義注引聲類捶从竹廣雅釋器箠案也漢書韓延壽
傳民撫箠楚之憂注箠杖也說文捶箠捶收捶為以杖擊箠

馬既爲刑具當作捶也故後漢書杜篤傳捶驅氏僰注捶擊
也亦作捶舊疏又云捶昭公創惡季氏不敢入左傳亦有其文
按左傳云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
也敢逃刑命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
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
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
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
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
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是其事也○注公
出至晉錄○校勘記出以殊外言來者云鄂本以作而按紹
熙本亦作而舊疏云春秋之義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明其非
君命者不錄之也今昭公不任所以書季孫隱如會晉荀櫟
于適歷又書黑弓以遣來奔之文又以殊外者從王魯錄文
故得然不爲爾時有君命也按春秋於每年書公在乾侯即
所以存君明晉人不君之春秋君之也所以正君臣之義也
○注諱亟至孫文○下三十二年傳闕者何邾婁之邑也邑易
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與取濫爲亟是諱亟取邑也上二
十五年叔孫舍卒二十九年叔倪卒皆在公孫于齊後是卒
大夫也卒大夫所以待君命者君許之無罪始得以正終也
猶今云任內處分悉與開復也皆欲盈足諱奔言孫之義故
云盛孫文穀梁云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是孫爲諱辭傳
注不言從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可知也舊疏云春秋之義爲

君父諱惡春秋之義待君命然後卒大夫今君不在國而書大夫之卒故須解之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注始卒便名日書葬者薛比滕最小迫後定寅皆當略疏包氏愼言云四月有丁巳月之四日○注始卒至當略○舊疏云春秋之義小國始卒名日及葬未能悉具會二見之後方始能備卽宣九年秋八月滕子卒成十六年夏四月辛未滕子卒昭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泉卒夏五月葬滕成公之徒是也言薛比滕最小者正以滕子泉卒於宣公之篇薛今始卒故云比於滕爲小國也而今始卒日卽得名葬具書正由於後定寅皆當見略迫此之故是以二注備書矣其定見略者卽定十二年春薛伯定卒彼注云不日月者子無道當廢之而以爲後未至三年失衆見弑危社稷宗廟禍端在定故略之是也其寅見略者卽哀十年夏薛伯寅卒彼注云卒葬略者與杞伯益姑同昭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注不日者行微弱故略之入所見世責小國詳始錄內行也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故於此略責之見其義是也通義云入所見世日卒時葬與邾婁同例謂昭元年六月丁巳邾婁子華卒葬邾婁悼公也然則莊三十一年書薛伯卒不爲始者彼注云卒者與滕俱朝隱滕朝桓公薛獨不朝知去就也是彼書卒非從恆例矣

晉侯使荀櫟唁公于乾侯（疏）穀梁傳唁公不得入於魯也曰既爲君言之矣不可者意如也

秋葬薛獻公

冬黑弓以濫來奔（疏）左氏穀梁作黑肱禮大射儀侯道五十弓（注）今文改弓爲肱唐韻正云弓古音肱弓與肱膺叶見於小戎采綠漢書儒林傳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名與字必配弓當肱之叚也此黑弓益與周公黑肩晉侯黑臀相似當作黑肱弓其叚借也杜云濫東海昌慮縣大事表云在今兖州府滕縣東南六十里一統志昌慮故城在兖州府滕縣東南六十里邾濫邑續漢郡國志作藍左傳釋音力甘反或亦作藍鄭馬氏宗槤左傳補注章懷後漢書注昌慮故城在徐州滕縣東南古邾國之濫邑也

文何以無邾婁（注）據讀言邾婁（疏）注據讀言邾婁○舊疏云謂當時公羊子口讀邾婁黑弓矣通義云春秋口授恐入而失實故文雖無邾婁師法自連邾婁讀之因以起其義也杜預橫謂是魯史闕文後世有爲斷爛朝報之說以毀春秋者預其罪首與通濫也（注）通濫爲國故使無所繫（疏）通義云通濫哉如周書世俘云通殷命有國之通是也曷爲通濫（注）據庶其不通也（疏）

注據庶其不通也。即襄二十一乎邾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是也賢者子孫宜有地也疏漢書王莽傳春秋善善及子孫賢者之後宜有土地又梅福傳云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地白虎通封公侯云大夫功成未封而死子得封者善善及子孫也春秋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士地也孟子梁惠王篇仕者世祿注賢者子孫必有土地本此禮記王制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注選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世有功乃封之使之世也冠禮記曰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正義云得采國爲祿而不權世故云祿下云大夫不世爵是也此謂圻內公卿大夫之子父死之後得食父之故國采邑之地不得繼父爲公卿大夫也圻外諸侯世世象賢傳嗣其國圻內諸侯則公卿大夫輔佐于王非賢不可故不世也此傳云賢者子孫宜有上地明春秋通謚之義則宜等之外諸侯世者也賢者孰謂謂叔術也注叔術者邾婁顏公之弟也或曰羣公子疏注叔術至公子。舊疏云謂母弟也或曰羣公子謂庶弟也何賢乎叔術注據叔術不書讓國也疏蜀志秦宓傳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秩有益於世者乎雖有子孫之累猶孔子大齊桓之霸公羊賢叔術之讓其讓國奈何當邾婁顏之時注顏公時也邾婁女有

為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為武公與懿公與〔疏〕魯世家眞公卒子敖立是為武公武公九年春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西朝周宣王宣王愛戲欲立戲為魯太子樊仲山父諫弗聽卒立戲為魯太子夏武公歸而卒戲立是為懿公謂不知為武公夫人抑懿公夫人也孝公幼〔注〕不知孝公者邾婁外孫邾將妾子邾〔疏〕魯世家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弑懿公而立伯御為君伯御即位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而問魯公子能道順諸侯者以為魯後樊穆仲曰魯懿公弟稱乃立稱於夷宮是為孝公列女傳魯孝義保傳初孝公父武公與其二子長子括中子戲朝周宣王立戲為魯太子武公薨戲立是為懿公孝公時號公子稱最少是孝公幼也子通義云孝公懿公弟○注不知至子邪○爾雅釋親女子子之子為外孫孝公為顏外孫則嫡出也按列女傳有稱舅之文或妾子與顏淫九公子于宮中〔注〕所與淫公子凡九人〔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顏下有公字後磨改刪去故此行九字通義云顏於魯為妻父因得入宮淫女公子莊元年傳蔡公子之合則已卑矣注謂女公子也是也周禮大司馬職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故下言天子誅顏立術凡國存君死曰滅非必滅其國也○注所與至九人○舊疏謂顏公一人不應並淫九人故以所言之因以納賊〔疏〕

通義云弑懿公也列女傳括之子伯御與魯人作亂攻殺懿公而自立此傳上下不見伯御文蓋與史記列女傳異

則未知其爲魯公子與邾婁公子與疏通義云蓋魯公子伯御舊疏云爲內通於魯公子也又云邾婁一國并有九女於魯宮內者蓋所取於邾婁相通爲九人不必盡是一人妻其說非

臧氏之母養公者也疏通義云孝公時尚未立懿弑則孝當爲君故以公言之列女傳孝義保者魯孝公稱之保母臧氏之寡也

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注禮也疏注禮也○舊疏云內則文喪服注國君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疏三母之外別有食子者二者之中先取士妻無堪者乃取大夫妾不並取之內則注云士妻大夫之妾謂時自有子疏引皇氏云士之妻大夫之妾隨課用一人故桓六年左傳云卜士負之士妻食之不云有大夫妾文略也喪服有乳母卽此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荀子禮論云乳母飲食之者而三月彼謂士之子大夫則大夫之子父沒乃爲之服諸侯之子蓋無服也內則又云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注士妻大夫之妾食國君之子三年出歸其家君有以勞之卽此

則未知臧氏之母者曷爲者也疏舊疏云內則大夫之妾士之妻並陳之謂士妻不吉乃取大夫之妾亦得事不具矣何者乳食一母何假二人

乎則未知臧氏之母爲是大夫之妾爲是士之妻故曰爲爲
者通義云禮曰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謂於二者科取
其一今未知臧氏之母者大夫之妾與士之妻與按舊有大
夫臧氏爲公子彊後隱公稱彊爲叔父則孝公之子與此臧
氏自別也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注不離人母子因以娛公也疏
列女傳義保與其子俱入宮養公子稱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
逃注以身死公則可以其子易公非事夫之義然而於王法
當賞以活公爲重也疏列女傳伯御求公子稱於宮將殺之義保聞伯御將殺稱乃衣其子以稱
之衣臥於稱之處○注以身至重也原文闕賊至湊公寢而弒之注弒臧氏子也
不知欲弒孝公者納篡邪將利其國也疏通義云時伯御既弒諸公將并除孝
公也小爾雅廣詁云奏進也湊即奏之借說文亦云奏進也
玉篇湊競進也謂進公寢而弒之也史記趙世家藺相如前
奏缶亦謂進缶也燕策士爭湊燕史記作趨趨趣同義○注
弒臧氏子也○列女傳伯御殺之義保遂抱稱以出臧氏子
稱弒臧者推伯御意爲孝公故也○注不知至國也○列女傳
云伯御與魯人作亂則將利其國也何氏依違其辭者以上

傳云未知爲魯公子與邾婁公子也臣有鮑廣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疏〕列女傳遇稱舅魯大夫於外舅問稱死乎義保保曰不死在此舅曰何以得免義保曰以吾子代之義保遂以逃於是負孝公之周訴天子〔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訴作新闕監毛本改愬按釋文作周愬云本亦作訴益據此所改列女傳魯大夫皆知稱之在保於是訴周天子天子爲之誅顏而立叔術反孝公于魯〔疏〕列女傳請周天子殺伯御立稱是爲孝公通義云國語所謂宣王伐魯立孝公者也公羊不出賊主名意以賊爲顏所納故誅顏爲重其不言誅賊以此傳主書邾婁事故於魯賊從略也顏夫人者嫗盈女也〔疏〕舊疏云謂此光嫗是盈姓之女說文嫗母也廣雅釋親嫗謂之妻王氏念孫疏證云妻與嫗不同義蓋因下文數妻字而誤妻當爲姁說文姁嫗也方言十三嫗色也注嫗煦好色貌俞氏樾公羊平議云既云夫人不得又謂之嫗疏義非也嫗盈疑是顏夫人之母以其老故尊之曰嫗耳古婦人或繫於母而稱之襄十九年左傳齊侯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杜注曰顏鬷皆二姬母姓然則盈亦夫人母姓也按俞說是說文女部嫗母也是也通義云曰是以下人并傳所不

信聊廣異閭言之國色也疏僖十年傳驪姬者國色也注其顏色一國之選其言曰有能爲我殺殺顏者吾爲其妻注殺顏者魯廣父梁買子也婦人以貞一爲行云爾非德也疏校勘記注非德也云閩監毛本無德此誤蜀大字本脫也字按紹熙本亦無德字叔術爲之殺殺顏者而以爲妻注利其色也有子焉謂之肸疏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肸許乙反本或作聆一音兮說文繫傳引下文肸有餘作虍有餘虍聆肸音義通方言肸揚雙也矆瞳子燕代朝鮮之閒曰肸或謂之揚郭注肸舉眼也羞與黑脈黑骨之屬同取身體爲名也通義云嫁叔術所生夏父者其所爲有於顏者也注爲顏公夫人時所爲顏公生也疏注爲顏至生也○校勘記按下爲顏公三字誤衍複上當刪正釋文肸及夏父邾顏公之二子按肸與夏父同母異父之昆弟也公羊問荅云肸是叔術所生陸氏之說誤肸幼而皆愛之注叔術嫗盈女皆愛肸食必坐二子於其側而食之疏釋文而食音嗣有珍怪之食注珍怪猶奇異也疏注珍怪猶奇異也○荀子正論云食飲則重大牢而備珍

怪期臭味注珍怪奇異之食禮記王制云八十常珍注常食皆珍味也又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食以珍從注天子就而問珍味從之以往致尊養之義也周禮膳夫珍用八物內則有八珍皆謂奇異之食也肝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注〉猶曰以彼物來置我前人未足〈注〉人夏父自謂也而肝有餘〈注〉言肝所得常多叔術覺焉〈注〉覺悟也知小爭食長必爭國易曰君子見幾而作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事之先見〈疏〉注覺悟至爭國○校勘記云鄂本同閩監毛本小作少按紹熙本亦作小孟子萬章篇使先知覺後知注覺悟也廣雅釋言覺害也說文見部覺寤也莊子齊物云且使大覺而後知此大夢焉亦謂大悟也白虎通辟雍云學之為言覺也悟所不知也○注易曰至先見○易下繫辭文校勘記云鄂本同此本翻刻吉誤為者閩監毛本承之按紹熙本亦作吉越絕書敘外傳記蓋謂知其道貴微而賤獲易曰知幾其神乎曰嘻此誠爾國也夫〈疏〉唐石經原刻無此字起而致國于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可四分之叔術曰不可五分

之然後受之〈注〉五分受其一〈疏〉通義云所受卽濫是也服氏成長義云邾婁本附庸三十里耳而言五分之爲六里國也廣森謂建國制地要取開方方三十里者其積九百五十分之一猶有百八十里何言六里乎豈庾不娛算術抑苟取一時之辨舊疏亦云彼乃左氏之偏辭未足以奪公羊以爲邾婁本大國但春秋之前在名例隱元年何氏有成解按如孔義則叔術所與公扈子者邾婁之受不止於濫濫其一邑閭或叔術所都與公扈子者邾婁之父兄也〈注〉當夫子作春秋時於邾婁君爲父兄之行公扈者氏也〈疏〉注公扈者氏也○公羊問荅云後世有此氏否曰說苑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鑑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國之鑑也又漢書古今人表公扈子列子魯公扈皆其證習乎邾婁之故〈注〉故事也道所以言也〈疏〉注故事至言也○襄二十六年左傳問晉故焉杜云故事也周禮占人職以八卦占簭之八故注八故謂八事通義云能知邾婁之故事者也以上或說失實故引其言以證之舊疏云道所以言也謂道下傳所言矣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注〉惡有猶何有甯有此之類也言賢者甯有反妻嫂殺殺顏

者之行乎〔疏〕注賢有至類也○高注呂覽本生篇云惡安也安有何義故惡有即何有○注言賢至行乎○通義云豈有稱人國之賢者而所行若此乎是叔術妻嫂事公羊固依違其說也誅顏之時天子死〔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惠棟云謂誅顏天子死也作一句讀按時字疑衍通義云時天子猶言時君也叔術起而致國于夏父〔注〕言叔術本欲讓迫有誅顏天子在爾故天子死則讓無妻嫂或兒爭食之事〔疏〕注無妻至之事○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或作感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感當此之時邾婁人嘗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注〕猶曰何故死畜吾天子違生時命而立夏父乎此天子死則讓之效也夫子本所以知上傳賢者惡少功大也猶律一人有數罪以重者論之春秋滅不言入是也按叔術妻嫂雖有過惡當絕身無死刑當以殺殺顏者爲重宋繆公以反國與與夷除馮弒君之罪死乃反國不如生讓之

大也馮殺與夷亦不輕於殺殺顏者比其罪不足而功有餘

故得爲賢傳復記公扈子言者欲明夫子本以上傳通之故

公扈子有是言疏注猶曰至父乎○通義云死義如蔑死我君之死拔誅君之子不立顏爲天子所誅其子夏父不得立故常加兵于邾婁也○注此天至效也○正以邾婁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足爲天子死則讓之驗也○注夫子至是也○舊疏云上傳謂五分之然後受之以上矣唐律疏義名例云諸二罪以上俱發以重者論等者從一若一罪先發已經論決餘罪後發其輕若等勿論重者更論之通計前罪以充後數所謂以重者論之也滅不言入見莊十年彼傳云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校勘記云鄂本知作如此誤監本夫誤天拔紹熙本知亦作如天作夫不誤○注拔叔至爲重○舊疏云但當絕其身不合殺之故曰無死刑然則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者謂姑妹之徒今一則非父子聚麀二則嫂非姑妹○故也當以殺殺顏者爲重者謂犯王命殺魯賢臣故以爲重○注宋繆至爲賢○舊疏云宋繆公反國之事在隱三年彼傳文具矣其除馮弒君之罪者即桓三年宋督弒其君與夷注督不氏者起馮當國不舉馮弒爲重者繆公廢子而反國得正故爲之諱是也云死乃反國不如生讓之大者言繆公死

乃反國非其全讓之意不如叔術生讓其功大矣云罪不足者謂犯王命殺魯大夫豈如宋馮若乎故以爲罪少于馮矣其罪既少其功有餘故得賢之按叔術之罪在犯王命故何氏以與馮弒君相絜然究不如弒君重且有讓國之美也

○注傳復至是言○解詁箋云春秋之義事在隱元年前者罪不追治功必追錄所謂惡惡短善善長也叔術之事傳多存疑詞末乃以公扈子之言爲斷意以致國夏父雖以家事干王事而意合於讓夫子追進之以救末世乎讓之禍若宋馮之不書篡而書葬爲盈諱文以明議賢之辟然督當國則已有所見矣猶必曰以成宋亂取郜大鼎于宋此與宣公弒子亦立賂齊以濟西田而書即位者法無異也若篡弒之罪可除孰不可除乎此非制作意矣公扈子有見夫子通濫之意而爲言亦非包氏慎言云世本言邾顏居邾肥徙郳杜世族譜言夷父顏有功于周其子友別爲附庸居郳則顏非見誅於周者也公羊說顏淫魯宮中而納賊臧氏母以子易公而逃賊湊而弒臧氏子而疑其辭曰邾顏時邾婁女有爲魯夫人者則未知爲武公與爲懿公與又言孝公幼據史記魯世家孝公爲武公子懿公弟懿公薨後尚有兄子伯御立十一年然後孝公繼之武公在位僅二年而其繼立者少子戲是爲懿公懿公被弒而立伯御宣王伐魯而立孝公事見周語然則孝公之立大子爲魯之逆王命因誅弒之所立而立孝公不闕於邾顏傳言顏夫人嫗盈女也謂之嫗盈女者其

賤也則叔術之妻嫂非嫂也盈女不忘夫而志報夫仇自以色市盈女無罪叔術利色而為之殺殺顏者則罪無所逃故來述公扈子之言曰烏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誅顏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乎夏父當是時邾人嘗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則叔術者天子誅顏之時邾所立妻嫂之事言者之妄也據言者之說顏以天邾君而淫魯宮外淫當誅納賊而賊魯幼君顏之罪不止於其身天子誅顏反魯君義也誅君之子不立夏父為顏子本無得國之理叔術者天子所立無嫌於篡致國於夏父非正也然則天子之誅顏必非如言者所云顏誅不以罪叔術有嫌於心故因天子死而致國于夏父春秋當篡奪之時以讓救爭故不追治其逆天子命之罪而以讓國之功適其所封邑比之列國所謂善善及子孫也黑弓以濫來奔叛也不繫黑弓於邾婁則沒其叛罪益若濫為黑弓之邑其來奔也如紀季以酅入于齊者然何氏之叔術妻嫂身當絕無死刑當以殺殺顏者為重意以叔術之殺殺顏者為國討賊何氏益亦以顏之見誅於天子死於訴之而其訴於天子必不如言者之云如言者云云鮑廣父梁買訴子者魯臣也叔術何得殺之術即殺之魯能已乎天子能已乎當魯孝公時宣王在上能誅顏不能誅術乎則邾婁國為遂矣又有何國之可讓公羊記言者之辭傳疑也記公扈子之言解惑也扈為邾父兄習邾故不信公扈子之言而執言者傳聞之偏辭以譏公羊則公羊非怪而人自怪之耳按包

氏所駮深得傳意 通濫則文何以無邾婁注據國未有口繫于人疏注據國至于人○舊疏云言若通濫是國宜應特達何故文上無邾婁而已其口仍繫邾婁言之乎故注云據國未有口繫于人則傳意謂通濫則文何以止無邾婁又謂春秋之文弟子據以相難也 天下未有濫也注欲見天下實未有濫國春秋新通之爾故口繫于邾婁疏注欲見至邾婁○正以當時原無濫國通濫爲國春秋新意也是故口繫邾婁不得更改也 天下未有濫則其言以濫來奔何注據上說天下實未有濫者言春秋新通之也春秋所通之君文成矣不言濫黑弓來奔而反與大夫竊邑來奔同文疏注春秋所通之君○校勘記云鄂本所作新此誤上之春秋新通之君可證按紹熙本亦作新○注不言至同文○即襄二十一年春邾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之屬是也既成濫爲國則宜書濫黑弓來奔不宜仍與庶其等文同也 叔術者賢大夫也絕之則爲叔術不欲絕不絕則世大夫也注此解不言濫黑弓意叔術者賢大夫也如不口

繫邾婁文言濫黑弓來奔則爲叔術賢心不欲自絕于國又病天下實有濫無以起新通之文不可設也如曰不絕邾婁文言濫黑弓來奔則嫌氏邑起本邾婁世大夫春秋曰繫通之文亦不可施〔疏〕注此解至弓意○解云問文言以濫來奔與竊邑同之意此荅爲不言濫黑弓來奔意似相違正以不言濫黑弓意明則文言以濫來奔義者矣○注叔術至設也○叔術賢大夫不欲與邾婁絕若不曰繫邾婁嫌叔術已與國絕是失賢者心且似實有濫國春秋新意不明無以見追有功顯有德興滅繼絕之義通義云假令與邾婁庶其同書則黑弓離爲叛人而叔術子孫無專濫之道是絕之也今爲叔術賢故不欲絕其世亦通毛本實誤寶○注如曰至氏邑○舊疏云若曰云邾婁文言濫黑弓來奔則嫌大夫氏邑通義云假令不絕則當云濫黑弓來奔則又嫌大夫皆得世○注起本至可施○舊疏云欲起黑弓本是邾婁大夫曰繫于邾婁新通之爲世大夫故也按疏意不明何意以黑弓本邾婁世大夫春秋因其曰繫于邾婁但可通濫爲國不得徑施濫文於黑弓上也蓋通濫爲國不言邾婁春秋之賢叔術其言以濫來奔者究係竊邑叛臣設其文不得沒其實也此之故也　大夫之義不得世

故於是推而通之也注推猶因也因就大夫竊邑奔文通之則大失不世叔衛賢心不欲自絕兩明矣主書者在春秋前見王者起當追有功顯有德興滅國繼絕世疏注推猶因也○禮記儒行下弗推注推猶追也舉也皆與因義相足○注因就至明矣○正以不書濫黑弓但就竊邑奔文見通濫爲國是大夫不世與叔衛不絕于國之義兩明也通義云故使仍與大夫以邑叛者同文而又別之于邾婁則黑弓實大夫與叔衛不嘗絕之義皆可推而知也蓋叔衛雖世爲大夫于邾婁原其始本與夏父分國土地人民皆所固有不得反責其專濫爲竊邑也按孔義非春秋但賢叔衛故文不繫邾婁而以濫來奔實與竊邑同科也雖文夏父分治諸侯且不得專地何論大夫也○注主書至絕世○舊疏云隱元年注諸大夫立隱不起者在春秋前明王者受命不追治前事今此追之者春秋之義勸其後功是以上二十年傳曰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也漢書丙吉傳制詔丞相御史蓋聞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賢聖之路也又外戚恩澤侯表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必興滅繼絕修廢舉逸然後天下歸仁四方之政行焉又功臣表云是以內恕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每立亡國至於

不及下車德念深矣後漢書馮異傳安帝詔曰夫仁不遺親義不忘勞興滅繼絕善善及子孫古之典也白虎通封公侯云王者受命而作興滅國繼絕世何為先生妄殺無辜及嗣子幼弱為强臣所奪子孫皆無罪囚而絕重其先人之功故復立之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韓詩外傳古者天子諸侯受封謂之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里其後子孫雖有罪而絀使子孫賢者守其地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君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也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猶本非滅無為興繼春秋意在追有功顯有德故從興滅繼絕起義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注是後昭公死外晉大夫專執楚犯中國圍蔡也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辛亥據厤為二日大月則十二月朔亦為辛亥然少餘不得歲增二日劉歆亦以為三月之二日臧氏壽恭推是年正月乙酉朔大二月乙卯朔小三月甲申朔大四月甲寅朔小五月癸未朔大六月癸丑朔小七月壬午朔大八月壬子朔小九月辛巳朔大十月辛亥朔小十一月庚辰朔大十二月庚戌朔二日辛亥也○注是後至蔡也○昭公死外即下三十二年公薨于乾侯是也晉大夫專執即定元年晉人執宋仲幾歸于京師是也楚犯中國圍蔡即定四年楚人圍蔡是也舊疏云直言圍蔡足矣何須言楚犯中國欲言日食為夷狄强

諸夏微之象故也五行志下之下三十二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心天子象也時京師微弱後諸侯果相率而城周宋仲幾亡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劉向以爲時吳滅徐而蔡滅沈楚圍蔡吳敗楚入郢昭王走出皆與何氏所占異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取闞

闞者何邾婁之邑也疏左傳疏引土地名東平須昌縣東南有闞城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與取濫爲亟疏注與取濫爲亟〇郎上三十一年黑弓以濫來奔是也舊疏云取亦有作受字者按莊二年疏引作受今作取誤二年之問比取兩邑故以爲亟而諱之也通義云公在外而國中取邑宜若無諱然春秋壹不變其常詞者所以存公而正名分也杜預以爲昭公取魯邑彼未知齊侯取運唯繫之齊得言取爾若繫之公而言取則是許隱如專魯而公反爲取季氏之所有矣不亦昧乎順逆之甚按左穀皆誤以取闞與公在乾侯連文

夏吳伐越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衞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邾婁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城成周注書者起時善其修廢職有尊尊之意也孔子曰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言成周者起正居實外之疏注書者至意也○校勘記云闕大字本閩監本同鄂本無也字毛本誤尊卑穀梁世叔申作大叔中左傳莒人下脫邾人二字舊疏云隱七年城中丘傳何以書以重書也注云以功重故書也當稍稍補完之至令大崩弛壞敗然後發衆城之猥苦百姓百姓虛空國家故言城明其功重與始作城無異然則天子之城不時脩理至令大壞方始城之而書者正欲起其當時之善故也何者當是之時天子陵遲諸侯眷縱忽能修其廢職有尊尊之心是以書見故曰起時善遂義云穀梁傳曰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雖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注孔子至行焉○論語堯日篇文彼不冠孔子曰按漢書律

厤志云周衰失政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矣明皆孔子語宣十七年注引興滅國全節文亦有孔子曰引之者證修廢職也○注言成至外之○校勘記云疏中引注作欲起正居此脫欲字舊疏云正以不言京師而言成周者欲起正居在成周故也言賓外之者正以王微弱不能守成周猥若天下是以不言京師賓外天子按外之者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與宣十六年書成周意使若國文也漢書地理志雒陽下云周公遷殷民是爲成周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晉合諸侯于狄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居敬王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疏】包氏愼言云十二月書己未月之十七日易林遯之蠱云昭公失常季氏悖狂遜齊處鄆喪其寵身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五十五終

子汝蓀校字

常熟邵元晉叅校

公羊義疏六十八　　何容陳立卓人著

定元年盡是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定公第十 疏 校勘記唐石經定公第十一卷十魯世家昭公卒于乾侯魯人共立昭公弟宋爲君是爲定公左傳釋文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謚法安民大慮曰定此釋文又云何以定公爲昭公子與左氏異

元年春王

定何以無正月 注 据莊公雖不書即位猶書正月 疏 通義以下三月屬春王經讀云据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眜莊公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夫人孫于齊俱事在三月必以正月首時今直舉三月故問之云爾相承此傳橫著元年春王之下竊以王爲月設春王斷句理不可通故升三月二字於上輒蹈不知之作抑斯葢闕之義按穀梁傳注引徐邈曰按傳定元年不書正月言定無正也然則改元即位在

於此年故不可以不書王書王必有月以承之故因其執月以表年首爾不以謹仲幾也則徐氏以三月連讀矣按如傳義定哀多微辭去正月者隱起定公不得繼體奉正不於春王絕句無以起定無正月義不嫌如通三統之書春王三月平○注據莊至正月○即莊元年經云元年春王正月是也舊疏云莊公之經上有正月下有三月今定公亦下有三月而上無正月故據之又云隱公之經亦云元年春王正月下云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眛亦是上有正月下有三月而不據之者正以隱公所承不薨于外且欲讓桓位非已有與定公不類其閔僖之屬雖承弒君之後其所承者皆在位見弒元年之下復無三月之文與定不同故不據之然則桓公戕于齊昭公卒于外亦是不類而得據之者正以昭公失道為臣所逐終死于外恥與桓同故據之耳

正月者正即位也

穀梁疏亦以莊公相例即本此傳為義

〔注〕本有有正月者正諸侯之即位〔疏〕注本有至即位○校勘記云監毛本同閩本不疊有字按下有字衍文今按紹熙本亦不疊有字通義云本所以不言即位仍言正月者存其踰年即位之實也舊疏云本隱元年傳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以此言之書正月為大一統而言正諸侯之即位兼二義故也何氏彼注云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繫於正月即是正月者正諸侯即位之義

定無正月者即

位後也〔注〕雖書即位於六月實當如莊公行正月今無正月者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爲微辭使若即位在正月後故不書正月〔疏〕舊疏云謂定公行即位之禮在正月之後也通義云定公即位實在六月則不假存正月矣○注雖書至正月○正以公正月以存君昭公殁定公立國不可一日無君故雖未即位亦宜如莊公之有正也左傳疏云六月既改之後方以元年紀事及史官定策須有一統不可半年從前半年從後雖則年初亦統此歲故入年即稱元年也既經改元即宜有正矣○注今無至正月○漢書梅福傳匡衡議以爲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守其社稷者絕是昭公出奔當絕也舊疏云依經及傳正以定公即位在正月之後故無正月何氏更言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者正月書正月大一統也明不但即位而已且諸侯之法禮當死位而昭公不君棄位出奔終卒於外爲辱更甚論其罪惡君臣共有故知魯國之當絕矣是以何氏消量作如此注故諱爲微辭者謂經與傳直作無即位故無正月之義其定公當絕之文沒而不見故謂微辭而包氏愼言云如何氏言誅君之子不立絕君之子亦不得立也鄭伯突出奔以奪正錄不以失衆錄奪正之罪重於出奔失衆律所謂一人犯二罪以重者論然則奪正罪應

誅也按穀梁傳不言正月者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也又下公即位穀梁傳云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是則穀梁義亦不與定公繼體奉正也不可不察蓋亦微辭矣何氏謂昭公出奔國當絕謂昭公絕於國爾舊疏謂魯國當絕過矣季氏當誅然叔孫舍叔詣固欲納君矣不得謂魯無臣子也惟定爲絕君之子不合即位春秋之義宜於成襄之後擇賢而立焉爾故不書正以示義焉論語爲政篇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政者正也春秋定無正月者昭非正終定非正始也夫子以昭公孫于齊適齊以定公元年反魯不仕故或人問之引書友于兄弟爲孝者繼體之君臣子一例定公昭公之弟不宜立者也受國於季孫而不知討賊則爲政之本失矣書即位桓公宣公例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微辭也是亦爲政婉辭也奚其爲爲政正辭也按劉氏之說甚是惟以定爲昭弟非何氏義若果昭弟責其不討賊可也不得謂其不宜立也北堂書鈔引感精符云魯昭公將離還壤入宋注雄之爲言弟也朐昭公弟爲季氏人之爲君也亦以定爲昭公弟

即位何以後注據正月正即位昭公在外注昭公喪在外疏注昭公喪在外○穀梁傳不言即位喪在外也得入不得

入未可知也疏舊疏云謂昭公之喪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不謂据定公之身也其實定公先在于內是以上文已稱元年矣但以君喪未入未得正行即位禮是以即位在正月之後而左氏以爲喪及壞隤公子宋乃先入者何氏所不取按穀梁下公即位傳云於厲之中又有義焉未殯雖有天子猶不敢況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爲未久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范注先君未殯則後君不得即位昭公之喪入不入未可知故定公不得行即位禮也曷爲未可知注据已稱元年疏注据已稱元年○舊疏云謂已稱元年春似行即位之禮訖何言昭公之喪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而即位後乎在季氏也注今季氏迎昭公喪而事之定公得即位不迎而事之則不得即位疏舊疏云定公是時雖以先君之喪未入未行即位之禮其實爲君之道已成是以上文得稱元年春矣但猶微弱不敢逆其父喪故云在季氏也通義云昭公之世子衍與公子宋俱從在外季氏謀黜衍而立宋故雖踰年君位尚未有定屬也定哀多微辭注微辭即下傳所言者是也定公有王

無正月不務公室喪失國寶哀公有黃池之會獲麟故總言多

〔疏〕注微辭至是也○文選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云及夫子歿而微言絕注引論語讖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荀子勸學云春秋之微也楊注謂褒貶沮勸漢書藝文志注李奇曰微言隱微不顯之言也禮記檀弓云禮有微情者疏引何允云微者不見也又坊記云所以章疑別微左傳哀十六年注微匿也蓋匿其實義而隱微其辭也舊疏云定哀二君微辭有五故謂之多不謂餘處更有所對若然昭與定哀同是太平之世所以特言定哀者昭公之篇無微辭之事常可彊言之乎繁露楚莊王云義不訕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則世愈近而言愈謹矣又觀德云魯十二公等也而定哀最尊史記匈奴列傳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時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注定公至言多○定公有王無正者上注云雖書即位於六月實當如莊公有正月今無正月者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為微辭使若即位在正月後故不書正月然則書正月所以大一統不但書即位而已惟昭公當絕定公不當立皆宜絕不可直書故退即位於下若似未即位故不書正月然也故為微辭沒其當絕之文也不務公室者下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傳云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注務猶

勉也不務公室亦可施于久不脩亦可施于不務如公室之禮徵辭也正以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譏定公不非季氏務禮公室乃脩大門觀僭越王制不敢順言但書新作雉門及兩觀爲若不務公室久不脩治云爾亦得爲微辭也喪失國寶者下八年盜竊寶玉大弓傳云寶者何璋判白注不言璋言圭者起珪璧琮璜五玉盡亡之也傳特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也謂之寶者世世寶用之辭書大弓者使若都以國寶書微辭也則經言盜竊寶用大弓若似所謂寶玉者即大弓等言可世世保用之其實因定公失政陪臣專權拘執正卿喪失五玉無以合信天子交會鄰邦當絕故也故微其辭也黃池之會者哀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曷爲以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爲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注以晉爲大國尙猶汲汲于吳則知諸侯莫敢不至也不書諸侯者爲微辭使若天下盡會之而魯侯蒙俗會之者惡愈是也蓋彼本惡諸侯君事夷狄因書晉及吳見晉尙汲汲於吳知諸侯莫敢不至則魯之往會恥殺矣是亦微辭也獲麟者哀十四年西狩獲麟是也注絕筆於春起木絕火王制作道備當授漢也而經但書獲麟春秋紀以爲瑞明撥亂功成明大平以瑞應爲效亦得謂爲微辭矣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注〕讀謂經傳謂訓詁主人謂定

公言主人者能爲主人皆當爲微辭非獨定公[疏]舊疏云主人習其讀謂習其經而讀之也而問其傳者謂問其夫子口授之傳訓詁之義矣○注主人至定公○謂若黃池之會獲麟在哀公之世則主人屬哀公蓋凡得位有權勢者皆爲主人故爲微辭以辟害容身也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注]此假設而言之主人謂定哀也設使定哀習其經而讀之問其傳解詁則不知已之有罪於是此孔子畏時君上以諱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愼之至也[疏]隱二年傳託始焉爾注焉爾猶於是也舊疏云讀其微辭意指難明雖問解詁亦未知已之有罪乎春秋讀定元年經而問其傳之解詁云定何以無正月者即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無以知其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之義假令讀定二年經云新作雉門及兩觀而問其傳之解詁云脩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正以久不脩理不以公室爲急務故書之無以知其僭天子是也○注此假至於是○舊疏云當爾之時未有春秋故知主人習其經而讀之者假設而言之也既未有春秋而還言主人故云此假設而言之云主人謂定哀者正以上言定哀多微辭下文即言主人習其讀故知此主人者宜指定

哀言之也○注此孔至至也○舊疏云此時君者還指定哀也孔子作春秋當哀公之世定殁未幾臣子猶存故亦畏之爲之諱深恩隆於定哀故曰上以諱尊隆恩也若不過避其害則身無所容故曰下以辟害容身也其傳未行口授弟子而作微辭以辟其害亦是謹慎之甚故曰此慎之至也按諱尊者繁露觀德云魯十二公等也而定哀最尊是也隆恩者隱元年注云於所見之世恩己與父之臣尤深又云立愛自親始故春秋據哀錄隱是也漢書藝文志云春秋所貶損大人當時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是辟害容身之義也通義云微詞者意有所託而詞不顯雖察其微者乃能知之蓋所記事皆同時君臣既以諱尊隆恩亦無道言孫之法也是也論語憲問篇邦無道危行言孫注孫順也厲言不危俗順言以遠害又爲政云多見闕殆論語述何云謂所見世也殆危也春秋定哀多危辭上以諱尊隆恩下以避害容身慎之至也戴氏望論語注亦云於所見世君大夫有過惡不敢直陳而託諸微辭以見遠害如定無正月書戊辰公即位及立煬宮不日之類皆是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仲幾本或作機按昭三十一年疏作仲機左氏穀梁及漢書五行志皆作幾通義云三月雖繫執仲幾其實外執大夫例時非何氏義

仲幾之罪何【注】據言于京師成伯討辭知有罪【疏】舊疏云上
言晉人似
非伯討言于京師是伯討之文與奪未明故難之○注據言
至有罪○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注爲㬎亶時
是言于京師爲執
有罪故成伯討也不蓑城也【注】若今以草衣城是也禮諸侯
爲天子治城各有分丈尺宋仲幾不治所主【疏】校勘記云閩
監毛本同唐
石經蓑作衰釋文作不衰云或作蓑困學紀聞云按左氏傳
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又云宋仲幾不受功蓑字當從漢志作
衰與左氏合按釋文作衰音素戈反則字作衰而音同蓑其
或音初危反乃蓑本音也經義雜記云五行志不衰城師古
曰衰城謂以差次受功賦也衰音初爲反一曰衰讀爲蓑蓑
城謂以草覆城也蓑音先和反按釋文及漢志知公羊本作
不衰城說文衰艸雨衣从衣象形何注用說文本義作蓑俗
字也蓑城義當從師古說通義本作蓑云董仲舒讀傳文如
是是蓑分之蓑師古謂以差次受功賦也何邵公讀爲蓑云
若今以草衣城然今本竟作蓑字者誤也定从開成石經作
衰○注若今至是也○魏志劉馥傳揚州刺史劉馥高爲城
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爲備及吳圍合肥天連雨
城欲崩於是以苫蓑覆之故何氏以時事喻之也故舊疏云
衣讀如衣輕裘之衣按五行志下之下宋仲幾亡尊天子之

心而不衰城師古注一曰衰讀爲蓑蓑城謂以草覆城蓑音先和反是顏氏亦二說備存按說文衣部衰下段注云艸部草雨衣一曰衰衣小雅何蓑何笠傳蓑所以備雨齊語注襏襫蓑薜衣也六韜蓑薜簦笠蓑俗從艸作蓑而衰遂爲等衰衰經字以草爲雨衣必層次編之故引伸爲等差也郭璞注山海經蓑辟雨之衣也音推衰以辟雨因即用以衣城即謂蓑城管子謂水官之吏常按行隄有大雨各葆其所可治者總治隄防可衣者衣之即蓑城之法也○注禮諸至丈尺○周禮大司馬云人役與慮事屬其植注植築城楨也屬賦丈尺與其用人數鄭意植即春秋傳華元爲植巡功之植屬即聚會之要者薄書左傳諸侯城成周屬役賦丈書以投帥及會城而栽注栽即植也謂楨幹書者要也謂役要即何氏所謂治城各有分丈尺顏氏所謂差次受功賦也經義雜記又云衰城之義有從師古說謂以差次受功賦顏氏必本漢魏人曹注故勝於何邵公陸德明亦一音初危反國語齊語管子曰術地而蓑征則民不移章注衰差也視土地之美惡及所生十以差征賦之輕重也可澄顏注之有本左傳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與顏注正合徐疏謂昭之二年既城說於此責其不義蓑而已此臆說也按何氏此云各有分丈尺亦即衰次之義公羊禮說云公羊之義不絕異說一事兩義往往並載傳不蓑城也詩傳蓑以備雨何氏望文生義以漢法況之故云若今

以草衣城劉歆傳天雨城欲崩以苫蓑覆之是也何又云諸
侯為天子治城各有分丈尺此即九章所謂差分謂衰分也
何氏蓋見京師有作衰城者師古五行志注與何氏後說同
何氏據胡母生條例與董仲舒不同是所受之本異故兩存
其說也按何氏自以以草衣城為正解即此所云分丈尺亦
謂分丈尺以草衣城上年城訖恐未堅牢故更以草覆蔽用
防雨雪崩弛之事舊疏亦非無見也○注宋仲至所主○即
左傳之宋仲幾不受功也即不受役要也彼傳仲幾曰滕薛
郳吾役也云云是其事也其言于京師何〔注〕據城言成周執不地〔疏〕注据城言
成周○即昭三十二年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以下城成
周是也○注執不地○舊疏謂春秋上下大夫見執例不畢
地即下六年晉人執宋行人樂祁黎七年齊人執衛行人北
宮結之屬是也若然成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
丘彼傳云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
丘悕矣注悕悲也仁之者若曰在招丘可悕矣閔錄之辭執
未言仁有之者此其言仁之何代公執也是也伯討也〔注〕大夫不得專執執無稱名
氏見伯討例故地以京師明以天子事執之得伯討之義〔疏〕
注大夫不得專執○正以上年經書城成周皆大夫此年左
傳云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必

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是大夫專執事也下傳云大夫之義大夫不得專執也是大夫不得專執○注無稱至之義○僖四年傳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是諸侯執人之例其大夫不得專執既執之有理故沒其名氏地以京師從伯討之例明以天子事執爲得伯討義也

伯討則其稱人何注据城稱名氏諸侯伯執不稱人也復發此難者弟子未解嫌大夫稱人相執與諸侯同例疏注据城稱名氏○即昭三十二年晉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以下城成周是也○注諸侯至人也○即僖四年傳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又成十五年書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是伯討不稱人例也○注復發至同例○注以經稱晉人嫌大夫相執亦稱人以執非伯討與諸侯同故發此難

貶注故稱人爾不以非伯討故疏注故稱至討故○故稱人爾義具下傳所謂文不與者是也

曷爲貶注据晉侯伯執稱人以他罪舉疏注据晉至罪舉○即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是也彼傳云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衛之禍文公爲之也文公爲之柰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其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爲之也所謂以他罪舉也文公執衛侯得伯討之義宜稱侯但以致衛

侯殺叔武之禍故貶稱人也不與大夫專執也疏穀梁傳此其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曷爲微之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曷爲不與注據伯討實與注言于京師是也而文不與注文不與者貶稱人是也文曷爲不與

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注大夫不得專相執辟諸侯也不言歸者諸侯當決於天子犯之惡甚故錄所歸大夫當決主獄爾犯之罪從外小惡不復別也無例不在常書又月者善爲

天子執之疏實疏云據實與但何氏省文不復言大夫之義不得專執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大夫有爲無道者力能執之則執之可也與僖元年二年救邢城楚丘之傳者正以諸侯相執伯者之常事大夫相執例之所略詳尊略卑之義也通義云不發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傳者與弗克納同義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說者謂京師非執人之地非也吾不知執之者有所受之與抑無所受之與諸侯之大夫會城成周是奉天王之命也宋仲幾不受功則執之可乎曰可執之常其舉且既有所受之矣雖執人于天子之側可也雖然宋仲幾因有

可執之罪而晉士伯非執之之人晉士伯不告于天子而專
執之仍以慼而執也故書曰晉人言士伯非執之之人也拔
惡氏多本左氏立義○注大夫至侯也○僖四年齊人執陳
袁濤塗傳發稱侯稱人之例明諸侯得專執但別伯討不伯
討爾大夫則雖伯討亦不得專執也○注不言至所歸○即
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衞侯歸之于京師成十五年晉侯執曹
伯歸之于京師是也其不錄所歸別襄十六年晉人執莒子
邾婁子以歸是也以諸侯執諸侯當決之天子僖二十八年
注云但欲明諸侯尊貴不得自用治當斷之于天子爾是也
犯之惡甚故分別錄之明執衞侯執曹伯歸京師得正執莒
子邾婁子以歸失正也故襄十六年注云錄以歸者惡晉也
有罪無罪皆當歸京師不得自治之是也其襄十九年晉人
執邾婁子亦是諸侯相執而不錄所歸蓋即盟祝柯時執之
或即釋之實無所歸也○注大夫至別也○舊疏云若執大
夫當決於主獄之人耳若其犯之但為小惡故從外小惡例
不復分別之也若然所見之世錄外小惡而言從外小惡不
復別之者正謂時時錄之以見大平之世諸夏小惡在治之
限文不盡錄故得然解拔此不書所歸是其例也杜云晉執
人於天子之則而不以歸京師故但書其執不書所歸○注
無例至常書○舊疏云欲道春秋上下更無大夫相執之義
即是無其比例不在常書之限又引曹云此事所以無歸于
以歸之例正由大夫相執不在當書故也○注又月至執之

○舊疏云今而書之又書其月詳錄之與諸侯相執同例者
善爲天子執故也知諸侯相執例書月者襄十六年三月晉
人執莒子邾婁子十九年正月晉人執邾婁子之屬是也皆
書月通義云三月雖繫執宋仲幾其實外執大夫例時按執
大夫無例不得按
外執大夫例時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注 至自乾侯者非公事齊不專
中去之晉竟不見容死于乾侯疏 包氏愼言云六月有癸亥
月之二十三日白虎通號
篇云故春秋曰公之喪至自乾侯昭公死于晉乾侯之地數
月歸至急當未有謚也○注非公至乾侯○穀梁隱五年傳
非隱也注非責也淮南氾論訓而墨子非之注非譏也昭二
十五年公孫于齊又齊侯唁公于野井又齊侯取運二十六
年公至自齊居于運二十七年公如晉次于乾侯注月者閔
公內爲強臣所逐外如晉不見答又二十九年公至自乾侯
注不致以晉者不見容于晉是皆事
齊不專中去之晉竟不見容事也

戊辰公卽位疏 包氏愼言云六月又書戊辰卽位月之二十八
日公穀皆言正棺於兩楹之閒然後卽位言須
殯而後卽位癸亥去
戊辰蓋五日殯期也

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為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注據癸亥得入已可知疏注據癸至可知○解以上傳云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今癸亥喪已至國合即即位而至戊辰故據以難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注正棺者象既小斂夷於堂昭公死於外不得以君臣禮治其喪故示盡始死之禮禮始死于北牖下浴于中霤飯含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夷于兩楹之間大斂于阼階殯于西階之上祖于庭葬于墓所以孝子之恩動以遠也禮天子五日小斂七日大斂諸侯三日小斂五日大斂卿大夫二日小斂三日大斂夷而絰殯而成服故戊辰然後即位凡喪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童子婦人不杖不能病故也疏穀梁傳殯然後即位也通義云正棺者殯也周人殯于西階之上殷人殯于兩楹之間魯有王禮辟時天子故多雜殷法也檀弓曰

殷朝而殯于祖而左氏說魯喪殯廟即殷法也喪自外來當
盡始死哀禮故五日而後殯其明日即位顧命成王乙丑崩
康王癸酉即位鄭以爲殯之明日此亦死與往日生與來日
者也○注正棺至之禮○喪大記云小斂主人即位于戶內
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脫髦
括髮以麻婦人髽帶麻于房中又云徹帷男女奉尸夷于堂
降拜注夷之言尸也於遷尸主人主婦以下從而奉之孝敬
之心降拜拜賓也士喪禮設牀第于兩楹之間衽如初有枕
卒斂徹帷士舉男女奉尸使于堂幠用夷衾男女如室位踊
無算注侇之言尸也夷衾覆尸柩之衾也堂謂楹間牀第上
也是則夷於堂在兩楹之閒故何氏以正棺兩楹之閒爲象
夷堂之節也曾子問云君出疆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
殯服則子麻弁絰疏衰菲杖注棺柩未安不忍成服於外也
此云冢既小斂則宜服殯服矣曾子問又云入自闕升自西
附注闕謂毀宗也柩毀宗而人異於生也升自西階亦異生
也所毀宗殯宮門西也於此正棺而服殯服既塗而成服是
此昭公喪自外來亦自如是故先家斂後後乃塗之爲未得
盡君阼之殯故此咎存其儀節焉孔氏以此正棺即爲殯不
毋急遂曾子問又云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
附此昭公去小斂已遠自不限此禮也又雜記云至於廟門
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輤爲說於廟門外注廟所殯室寢裳
排也適所殯謂兩楹之閒去輤乃入廟門以其入自有宮室

也毀或爲微儿柩自外來者正棺於兩楹之間尸亦俟之於此皆因殯焉異者柩入自闕升自西階尸入自門升自阼階其殯必於兩楹之間者以其死不於室而自外來留之於中不忍遠之如賓也禮記檀弓云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于兩楹之間賓主夾也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或以與殯於兩楹間爲習多用殷禮如牲用白牡之類亦以意言也若然信八年左傳弗殯于廟則弗致也則正禮當殯于廟而正棺于兩楹間者禮記疏引服虔注云不殯于廟廟謂殯宮鬼神所在謂之廟者也至朝廟時亦殷周不同檀弓云殷朝而殯于祖周朝而遂葬疏殷人尚質敬鬼神而遠之死則爲神故云朝而殯之于祖廟周則尚文親雖亡殁故若猶存在不忍便以神事之故殯于路寢及朝廟遂葬又云鄭康成以爲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殯于廟也與服意以廟爲殯宮異然則如鄭意兩楹間即廟之楹間既夕禮遷于祖亦正棺于兩楹之間或習用殷禮亦正棺于廟之兩楹問與○注禮始至遠也○校勘記云北牖宋本同閩監毛本牖作墉按釋文作北墉云音容本又作牖鄭注禮記北牖下云或爲北墉蓋何注本作北墉即鄭所云或本是也今公羊注作北牖則後人從禮記改轉毛本于改於非白虎通崩堯爲人死必沐浴于中霤何示潔淨反本也禮檀弓日死于牖下沐浴于中霤飯唅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階殯于客位祖于庭葬于墓所以即遠也尊孝子之恩以漸也

按今檀弓無死于牖下二語禮記坊記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于中霤飯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殯于客位祖于庭葬于墓所以示遠也注遠之所以崇敬也按始死于北墉下者喪大記云疾病寢東首於北牖下注病者恆居北牖下士喪禮記寢東首于北墉下士喪禮死于適室注疾時處北墉下彼釋文作牖云牆也張氏識誤李氏集釋並同按彼記上云北墉下云設牀第當牖則作墉為是凌氏廷堪禮經釋例云室在堂後南有牖北惟牆無牖也士大夫以上皆同詩豳風七月塞向墐戶毛傳向北出牖也庶人華戶然則北牖蓋庶人之室士大夫不爾也任氏啟運宮室考云或以為家北有牖非也惟私室有北出小牖亦據詩塞向為說私室卽謂燕寢也段氏玉裁曰凡室之北有墉無牖郊特牲曰薄社北牖使陰明也此可證宗廟正寢之牖不北矣胡氏培翬儀禮正義士昏禮婦盥饋席于北墉下注墉牆也室中北牆又婦廁見席于北方注北方墉下是北惟有墉無牖諸說甚確論語伯牛有疾自牖執其手皇疏牖南窗也君予有疾寐於北壁下東首今師來故還出南疏下皇疏言北壁足為北牖之證實牖賈孔疏朱子集注作北牖下亦承疏文之誤禮記檀弓坊記俱有飯於牖下之文惟室南有牖北無牖室內北有一牖故言牖下即扣其處不必分別南北也浴于中霤者檀弓云掘中霤而浴注周人浴不掘中霤以喪大記云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沐用瓦盤為周制故也中霤室

中也故檀弓記曾子之喪浴于爨室爲不合于禮也士喪禮云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祝淅米于堂南面用盆管人盡階不升堂受潘煑于垼用重鬲祝盛米于敦奠于貝北士有冰用夷槃可也外御受沐入主人皆出戶外北面乃沐櫛挋用巾浴用巾挋用浴衣渜濯棄于坎是其事也飯含于牖下者士喪禮云主人入即位商祝襲祭服褖衣次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諸面之右盥于盆上洗貝執以入宰洗柶建於米執以從商祝執巾從入當牖北面徹枕設巾徹楔受貝奠于尸西主人出足西牀上坐東面祝又受米奠于貝北宰從立于牀西在右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又實米唯盈白虎通云所以有飯含何緣生食今死不欲虛其口故含用珠寳物何也有益死者形體故天子飯以玉諸侯以珠大夫以米士以貝是也小斂於戶內者士喪禮云厥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綪絞橫三縮一廣終幅析其末緇衾赬裏無紞祭服次散衣次凡十有九稱陳衣繼之不必盡用又云士盥二人以並東西立于西階下布席于戶內下莞上簟商祝布絞衾散衣祭服祭服不倒美者在中士舉遷尸反位設牀第于兩楹之間袒如初有枕卒斂徹帷喪大記凡斂者六人正襲凡者貴賤同也兩邊如三人故用六人夷于兩楹之間說見上大斂于阼階者士喪禮云厥明滅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綪絞紟衾二君襚祭服散衣庶襚凡三十稱紟不在算不必盡用又云帷堂婦人尸東西面主人及親者升自西階出

于足西面祖士盥位如初商祝作絞紟衾衣美者在外君襚不倒有大夫則告士舉遷尸復位主人踊無算卒斂徹帷主人馮如初主婦亦如之又記云大斂于作階未忍便離主人位也主人奉尸斂于棺則西階上賓之喪大記小斂於戶內大斂於作是也殯於西階之上者士喪禮主人奉尸斂于棺踊如初乃蓋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北面視肂衆主人復位婦人東復位設熬旁一筐乃塗踊無算記云既殯主人脫髦注既殯置銘於肂復位時也士喪禮又云掘肂見衽注肂埋棺之坎也掘之於西階上衽小要也喪大記曰君殯用輴櫕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櫕置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是也祖于庭者禮既夕云侇牀饌于階間注侇之言尸也朝正柩用此牀疏謂柩至祖廟兩楹之閒戶北首之時乃用此牀又云遷于祖用軸重先奠從燭從柩從主人從升自西階奠俟于下正柩于兩楹閒用夷牀又云薦車直東榮北輈注車薦進也進車者象生時將行陳駕也車當東榮東陳西上於中庭又云有司請祖期曰日側主人入祖乃載注乃舉柩卻下而載之李氏如圭云下柩於階周載之褚氏寅亮云復以軸降自西階載於車此時柩仍北首也既夕又云乃祖注還柩鄉外爲行始是祖於庭也白虎通云祖於庭何盡孝子之恩也祖者始也始載于庭也乘軸車辭祖禰故名爲祖載也禮曰祖于庭葬于墓又曰適祖升自西階是也葬于墓者既夕云至于壙陳器于道東西北上茵先

入屬引注於是脫載除飾更屬引於緘耳喪大記凡封用綍
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君命毋譁以鼓封大夫命
毋哭士哭者相止也既夕又云乃窆主人哭踊無算注窆下
指也是也飯含于牖下毛本牖誤墉按招照本不誤士喪既
夕所載多是士禮大夫以上容有異用其率儀節均不外是
○注禮天至大斂○白虎通又云崩薨三日乃小斂何奪孝
子之恩以漸也一日之時屬纊于口上以候絕氣二日之時
尚冀其生三日之時魂氣不通終不可奈何故禮士喪經曰
部者四人皆坐持體屬纊以俟絕氣禮曰天子諸侯三日小
斂大夫士二日小斂屬纊于口省孝子欲生其親也與何氏
所說惟天子禮異士喪禮說者陳小斂衣云厥明陳衣于房張
氏爾岐儀禮句讀云厥明者說者纔昨日而言死之第二日也
卿大夫蓋與士同下天子諸侯也士喪禮說大斂之厥明滅
爍陳衣于房胡氏培翬儀禮正義云厥明者小斂之次日死
之第三日也蓋士并死日數卿大夫除死日數三日大斂日也
大斂與殯同日王制云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
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是也○注夷而
至即位○士喪禮云卒斂主人髻髮袒眾主人免于房又云
士舉男女奉尸侇于堂主人即位踊襲絰于序東楊復儀禮
圖云小斂變服有二節謂主人主婦馮尸後主人髻髮袒絞
帶婦人髽于室眾主人免于房布帶此一節也奉尸侇于堂
主人拜賓後即位踊襲絰于序東此又一節也又云為父母

有小異據喪服小記斬衰括髮以麻為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喪大記主人即位襲帶經踊母之喪即位而免之文也小記孔疏云為母小斂後括髮與父禮同至尸出堂子拜賓之時猶與為父不異至拜賓竟即堂下位時為父猶括髮襲經帶以至成服為母則不復括髮乃著布免襲經帶以至成服蓋為母易括髮為免即在此經即位踊襲經于序東時也冒子問記君在外襲入時禮云共殯服注此謂君已大斂殯服請布探衣苴經散帶垂又云則于麻弁經疏衰苴杖注棺柩未安不忍成服於外麻弁経者布弁而加環経也布弁如爵弁而布按殯服者小斂後未殯前之服士喪禮云小斂苴經大為散帶垂又禮親始死布深衣至成服不改故鄭如彼注也何氏将舉經言之男子重経故也其首服彼疏引崔氏云小斂之前大夫士皆素冠小斂括髮之後士則加素冠大大加素弁又雜記云小斂環絰是也凡弔服視主人之服為節檀弓疏云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之前弔者吉服而弔吉服謂羔裘元冠緇衣素裘又露裼衣則子游裼裘而弔是也主人既變之後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經又掩其上服若是朋友又加帶則記云主人記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荅小斂夷堂一時事故子游経而入明主人時亦経也金氏榜禮箋云弔服錫衰總衰疑衰皆有經帶弔者加經與衰成視主人為節未小斂吉服而往夫子爵弁加絰諸侯卿大夫皮弁加經謂之弁經士則易元冠為素委貌加経焉雜

記曰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謂此主人既成服則弔者亦服衰而往天子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諸侯卿大夫弔服錫衰士弔服疑衰其尊卑之差也是小斂後弔者絰知主人亦絰故何云夷而絰明小斂後即夷也殯而成服謂大斂後也士喪禮三日成服杖注既殯之明日全三日疏上厭明滅燎是三日之朝行大斂之事今別言三日成服則除上三日更加一日是四日矣而言三日者謂除死日數之爲三日也又既夕記云三日絞垂注成服日絞要絰之散垂者又云冠六升外縪纓條屬厭衰三升屨外納杖下本竹桐一也敖繼公曰云成服者鄉已絰帶矣今復以冠衰之屬足而成之也按絞垂亦謂主人及大功以上親其小功緦麻初則絞之不待三日也戊辰然後即位者癸亥至丁卯五日大斂次日即位也即位吉服白虎通爵篇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民臣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又云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故尚書曰王再拜興對乃受銅瑁也明爲繼體君也緣終始之義不可有二君故尚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服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也彼本顧命康王之誥立義是大斂後即殯前吉服即位禮畢後釋冕反喪服明諸侯之禮亦宜然也書疏引鄭書注云王釋冕反喪服禮喪服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衰矣君臣皆同反服矣○注凡喪至士杖○喪服四制云三日受

天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注三日者死後之三日也為君杖不同日人君禮大可以見親疏也按士三日成服時始杖據彼二記文則天子諸侯杖在大斂前蓋尊卑之差也喪大記疏云下文云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知君大夫三日者與士同死後三日也疏又云下云大夫之喪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今君喪親疏杖不同日是人君禮大可以見親疏也熊氏云經云子杖通女子在室者若嫁為他國夫人則不杖嫁為卿大夫之妻與大夫同五日杖也喪服四制七日授士杖君之女及內宗外宗之屬嫁為士妻及君之女御皆七日杖也○注童子幼故也○喪服傳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喪服四制云杖者何也爵也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鄭喪服注云爵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也無爵謂庶人也擔猶假也無爵者假之以杖尊其為主也非主謂眾子也喪服傳又云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下本賈疏杖所以扶病病從心起故杖之高下以心為斷也又云有爵之人必有德有德則能為父母致病深故許其以杖扶病雖無爵然以適子故假取有爵之杖為之喪主眾子雖非為主子為父母致病是為輔病也敖繼公云傳意蓋謂此杖初為有爵者居重喪而設所以優貴者也其後乃生擔主輔病之

義焉白虎通崩薨篇所以必杖者孝子失親悲哀哭泣三日亦食身體羸病故杖以扶身明不以死傷生也是即輔病之義也白虎通又云禮童子婦人不杖者以其不能病也皆本喪服傳也按喪服小記云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母爲長子削杖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注一人杖謂長女也又如喪大記所載授杖之制有夫人世婦等在內則婦人亦有杖孔氏小記疏以婦人謂童女也以彼注云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無男昆弟使同姓爲攝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許嫁及二十而笄笄爲成人成人正杖也則鄭以喪服之婦人皆童女也賈疏以彼傳童子爲庶童子謂當室童子則杖引問喪曰禮曰童子不緦惟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謂適子也雜記云童子哭不依不緦不杖不非不臆注未成人者不能備禮也直有縗喪絰帶而已賈疏又云彼傳疏人爲童子婦人引喪大記云三月子夫人杖云云諸君皆有婦人稱婦人杖文故知成人婦人正杖也明此童子婦人又云童子得稱婦人者小功章云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是未成人刪婦人也與喪服四制孔疏云婦人謂未成人之婦人小記疏爲鄭學者則謂爲童子婦人同而賈疏引雷次宗則謂此喪服妻爲夫妾爲君女子子在室爲父女子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如傳所云婦人者皆不杖喪服小記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雅著此一條明其餘不爲主者皆不杖矣孔疏引賈循亦云

婦人不杖謂出嫁之婦人不爲主則不杖其不爲主而杖者唯姑在爲夫皆與鄭之說異沈氏彤儀禮小疏云童子何以不杖包女子子言小記云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鄭云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一人杖謂長女出則非長女不杖且有男昆弟主喪者則女子子皆不杖矣不能病以稚弱不能致哀故婦人何以不杖承上文言婦人則成人矣雖非主而宜杖故問也此婦人謂異姓來嫁之婦人喪大記君之喪夫人世婦杖大夫之喪主婦杖士之喪婦人皆杖則婦人皆杖者唯士之喪耳若大夫之喪則主婦而外有不杖者矣君之喪則夫人世婦而外有不杖者矣凡此不杖者恩皆疏故曰不能病揚氏復儀禮圖云不杖者蓋婦人不皆杖非不杖也金氏榜禮箋云婦人唯爲主者杖不爲主者不杖以經校之妻爲夫母爲長子爲主而杖者也妾爲君女子子在室爲父母不爲主不杖者也故喪服小記申其義曰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明他婦人不爲主者不杖矣又曰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明主喪者杖則女子子爲父母不杖矣小記之文正與喪服傳婦人不杖義相發明喪大記士之喪三日之朝婦人皆杖此謂主婦於三日之朝皆主人而杖不得下通衆婦人君之喪五日世婦杖君之世婦尊同大夫所謂杖者爵也不得下通於大夫士之妾鄭君於小記注謂婦人成人者皆杖違失經意胡氏培翬儀禮正義云此傳鄭無注細繹傳意自以成

人婦人爲是而沈氏金氏之說尤詳蓋傳曆遞問下其問童子者以男子非主皆杖童子何以不杖其問婦人者以童子未成人非主不杖婦人已成人非主何以不杖此兩問俱跟非主而杖說下若童子當室而杖婦人爲主而杖則其義已該於據上中矣童子自包女子子在內若以上何爲問童男下句爲問童女則童男既以稚弱不能病豈童女父能病乎此問所不必問者也貫孔之說失之

子沈子曰〔疏〕齊氏召南考證云穀梁引沈子正棺乎兩楹之問曰然後即位也即用此傳文可知即此子沈子但非穀梁家師故不冠以子字耳

定君乎國注定昭公之喪禮於國〔疏〕注定昭至於國○俞氏樾公羊平議云定當讀爲正古字通用尚書堯典以閏月定四時史記五帝紀定作正國語齊語正卒伍漢書刑法志正作定並其證也正君乎國即所謂正棺於兩楹之間上文云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說其事也此引子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即位說其理也穀梁傳曰何爲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與此傳文雖互異而義實相同益惟正君乎國即是正棺於兩楹之問故以正君乎國爲沈子之言可也以正棺於兩楹之間爲沈子之言亦可也古經師口授但求大旨之無乖不斤斤於字句間也孔氏通義不據穀梁傳讀定爲正而自爲之說曰季氏立定公之謀至戊辰然後定國謂穀梁傳與此相

反弟子乖其師說如此失之甚矣

然後即位（疏）通義云此後師別自爲說謂季氏立定公之謀至戊辰然後定也然穀梁傳云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均稱沈子語而與此傳正相反弟子乖其師說如此按孔氏非是何注明云定昭公之喪禮於國即穀梁所引沈子曰正棺于兩楹之間也定即正正義俞氏之說當矣昭公之喪既正即於殯前行即位禮稱君與天子大斂後稱王何也

即位不日此何以日（注）據即位皆不日

錄乎內也（注）內事詳錄善得五日變禮或說危不得以踰年正月即位故日主書者重五始也通義云即位不日者有常月也今而非常故錄之也何言乎行常正始必以月之朔書日月正元日是也○注內事至變禮○繫以天道施云近者詳遠者略故內事詳錄也舊疏云書月所以得變禮者癸亥之日公喪乃至戊辰之日然後君即位象五日殯訖即位之禮故錄日以明之言其變而合禮矣杜云定公不得以正月即位失其時故詳而日之亦謂失即位之常日也按此書日月似兼有二義也○注或說至故日○穀梁傳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即位厲也注厲危也公喪在外踰年六月乃得即位危故日之○注主書至始也

○左傳疏引春秋緯稱黃帝坐於扈閣鳳皇銜書至帝前其中得五始之文又云說公羊者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敎之始公卽位者一國之始此也禮記中庸云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鄭注聖人制作其德配天地如此唯五始可以當焉禮記疏引合誠圖云黃帝立五始制以天道又引元命包云諸侯不上奉王之正則不得卽位正不由王出不得為正王不承於天以制號令則無法天不得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也是則五始者元年也春也王也正月也公卽位也此則元年也春也王也公卽位也無正月者微辭也解詁箋云不例應追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如桓宣之文因定哀多微辭故小變其例從其實卽位之日書之則與文顯而微矣傳所云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其說是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疏）包氏愼言云七月有癸巳月之二十四日

九月大雩（注）定公得立尤喜而不恤民之應

立煬宮

煬宮者何（注）据十二公無煬公煬公之宮也（注）春秋前煬公

也〔疏〕注春秋前煬公也○杜云煬公伯禽子也魯世家魯公伯禽卒子考公酋立考公四年卒立弟熙是謂煬公左疏諡法好內怠政曰煬煬公伯禽子世本世家文祭法鄭注云魯煬公伯禽之子也至昭公定公久已爲鬼而季氏禱之而立其宮則鬼之主在祧明矣疏引世本煬公伯禽之子是春秋前也世本云煬公從魯宋衷曰今魯國立者何

立者不宜立也〔疏〕穀梁傳立者不宜立者也杜云其廟已毀季氏禱之而立其宮書以譏之公穀無季氏禱煬公事要之無論爲何皆在親盡不宜立者也

立煬宮非禮也〔注〕不日嫌得禮故復問立也不日者所見之世諱深使若比武宮惡愈故不日

〔疏〕舊疏云春秋之例失禮於宗廟例書日故此不日嫌得禮也注言此者正以六年已有此傳今復發之故解云爾按隱四年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傳云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成六年春二月辛巳立武宮傳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晉爲篡發例書月者大國篡例也立武宮書日爲失禮立宮發例也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不發傳從立篡例可知也此不日與立武宮日異故復發傳問嫌爲得禮異也故也注不日至不日○舊疏云例既書日而不日者正以當所見之世故也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注失禮宗廟例時與向說違者蓋失禮於鬼神例日故隱五年初獻六羽下何氏云

失禮宗廟例日是也若失禮修營宗廟則例書時即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注失禮宗廟例時也莊二十四年刻桓宮桷書月者注云功重於丹楹是也若其失禮始造宗廟者例書日閔成六年春王二月辛巳立武宮是也所以然者桷功重於丹楹猶變例書月況始造宗廟爲費實深甯不日乎通義云昭公之世季孫隱如禱于煬公今立其宮以報之趙汸曰立煬宮不日日明事出叛臣又與立武宮不同也按趙牽涉左氏孔氏何爲從之煬宮是否季氏所立本傳無文趙氏親盡之廟非所宜立與武宮同而日不日殊其爲所見世然所聞世之別明甚定哀多微辭諱之愈甚譏之愈深也

冬十月隕霜殺菽 疏 差繆略云叔公羊作菽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唐石經左氏初刻作叔磨改作菽石經穀梁作菽左傳釋文正作叔云本或作菽說文作尗校勘記監本冬字空缺

何以書記異也 注 菽大豆時猶殺菽不殺他物故爲異 疏 注菽大豆○詩小雅采菽云采菽采菽箋菽大豆也左傳成十八年云不能辨菽麥注菽大豆也左傳此經疏云菽者大豆之苗又是耐霜之穀五行志注師古曰菽大豆也○注時猶至爲異○校勘記云國監毛本同誤也鄂本猶作獨解云知獨殺菽不殺他物者當據以訂正按紹熙本猶亦作獨舊疏云若更殺他物則經直云貫霜不舉穀名傳云記災也即桓元

年秋大水傳云何以書記災也彼注云災傷二穀以上是也此則但傷一穀既不成災故謂之異穀梁傳未可以殺而殺舉重注舉殺豆則殺草可知可殺而不殺舉輕注不殺草則不殺菽亦顯僖三十三年隕霜不殺草是也其曰菽舉重也非公羊義

此災菽也易爲以異書【注】据無麥苗以災書【疏】注据無至災書○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傳何以書記災也是也舊疏云向解若更殺他物則經直云隕霜不舉穀名何故莊七年經云無麥苗者彼傳云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注水旱螟蟲皆以傷二穀乃書然不舉穀名至麥苗獨書者民食最重故也然則一災不書今此書者示以早當誅季氏故不得不錄也俞氏樾公羊平議以傳文菽爲衍文蓋無麥苗以災書則此隕霜殺菽亦當以災書而傳乃曰記異也故弟子問曰此災也曷爲以異書亦通

異大乎災也【注】異者所以爲人戒也重異不重災君子所以貴教化而賤刑罰也周十月夏八月微霜用事未可殺菽菽者少類爲稼強季氏象也是時定公喜於得位而不念父黜逐之恥反爲淫祀立煬宮故天示以當早誅季氏【疏】注異者至罰也○隱三年傳注云異者非常可

怪先事而至者隱五年注云災者有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是則先事而至人君可以爲戒若其變改則不害人物若災則害事已見無及變更故君子重異不重災也故詩疏引洪範五行傳及鄭駁異義皆云非常曰異害物曰災異爲非常上天垂象教先乎殺故爲教化災已害物譴罰已及故爲刑罰也繁露必仁且智云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小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詩云畏天之威始此謂也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異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害人也謹按災異以見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內以自省宜有懲於心外以觀其事宜有驗於國故見天意者之於災異也畏之而不惡也以爲天欲振吾過救吾失故以此報我也是異爲人戒義也五行傳又曰害物爲災不害物爲異災散於已至異戒於未來未來者可追已至者無及故君子親不害物大於異物也說苑政理云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勝之勝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于刑者則非土者之所得已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注周十至殺菽○說文尗豆也荅小豆也淮南子隆形訓菽夏生冬死農桑輯要引四民月令云杏花盛桑椹赤可種大豆四月時雨降可種大小豆又引氾勝之書曰三月榆莢時

有兩高田可種大豆夏至後二十日當可種則種菽有早晚
南方早者六月可穫晚者亦至冬令也詩小雅小明云歲聿
云莫采蕭穫菽是夏正之入月非穫菽時而爲微霜所殺故
爲異也○荏菽者至象也つ舊疏云菽爲第三之稱故爲少
類季氏於叔孟爲弟亦是少之義故得爲其象菽雖第三爲
稼最强季氏雖幼彊於叔孟故曰菽者少類爲稼强季氏之
象也按說文朮象豆生之形朮於五穀中莖植最低故叔季
之字从朮廣雅釋詁叔少也古多聲義相兼也故菽亦作叔
禮記檀弓啜叔飲水盡其歡三公山碑叔粟如火是也古微
書春秋考異郵云菽者稼最强五行志云菽草之難殺者也
又引董仲舒說亦云菽草之彊者也○注是時至季氏○五
行志中之下云定公元年十月隕霜殺菽劉向以爲周十月
今入月也消卦爲觀陰氣未至君位而殺誅罰不由君出在
臣下之象也是時季氏逐昭公死于外定公得立故天見災
以視公也釐公三十二年隕霜不殺草爲嗣君微失兼事之
象也其後卒在臣下則災爲之生矣異故言草災故言菽重
殺穀一曰菽草之難殺者也言殺菽知草皆死也言不殺草
知菽亦不死也木穀梁爲說志又云董仲舒以爲菽草之彊
者天戒若曰加誅於彊臣言菽以微見季氏之罰也何氏之
意本此韓非子七術篇必罰云故仲尼說隕霜而殷法刑乘
次注仲尼對哀公言隕霜不殺草則以宜殺而不殺故也按
韓非當斥此賞霜殺菽言故下云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

之記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殺菽何爲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乎御覽引考異郵云定公即位隕霜不殺菽菽者稼最强季氏之萌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吳嘉禾三年九月隕霜殺菽說者謂誅罰不中君出政在臣下是時呂壹專作威福與漢元帝石顯用事承光元年九月隕霜殺稼同應一定元年十月乃夏之八月而隕霜殺菽較漢吳在九月更早一月而菽乃殺之尤勁者而能殺之則稼與菽更不足言矣蓋石呂後皆復誅而魯自襄昭以後三家四分公室定公受國季氏爲寄食之君其後哀公客死於外故當定即位之後夏之八月即有隕霜之異君弱臣强之象也舊疏云何氏以爲定公者昭公之子與賈服異既爲昭公之子而喜於得位者正以父見放逐薨於乾侯譬人秉政有年歲矣忘其恥辱欲求福於淫祀天怪其所爲故示之戒也又引舊疏云定公爲昭公弟立非其次是以喜之而謂昭公爲父者臣子一例故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五十六終

子汝蓀校字
常熟邵元晉參校